考工記考辨

倉史居饌箸弟十種卷七

攷工記輈人攷辨下

古嘐王宗涑學

凡揉輈欲其孫而無弧深

鄭曰孫順理也杜子春云弧讀為淨而不汙之汙於謂弧木弓也凡弓引之中參深之極也揉輈之倨句如二可也如三則深傷其力

攷曰順理者順本曲之木理而煣屈之也弧深謂弓引滿鄭所謂中參是也輈出軓前穹折而上高于平徑有四尺七寸四尺三尺三寸之三度木理直者煣之不能使深至此也欲其孫言必順本曲之木理而

後煣屈乃不至于傷朸無弦深有二義無如引滿弓之中參一義也無如引弓之兩端皆下垂又一義也蓋輈端下于曲中七寸為句穹折而上至曲中者為倨倨深三度皆得平圜半徑之半鄭故云倨句如二也如引弓之二平圜半徑也輈在倨一偏者得半徑之半在句一偏者下于曲中七寸而止則鄭云如二猶單指倨一偏言也今試即輈之三度逐一細推之輈深四尺七寸倍之得九尺四寸為平圜徑於密率圜周得二丈九尺五寸三分零九豪七秒零半徑之半其平徑亦四尺七寸其倨得七尺三寸八分二釐

七毫四秒二忽零句深七寸以弧矢術求之圜徑九尺四寸矢七寸求得半弧徑卽平徑二尺四寸六分七釐七毫九秒二忽半弧背卽句二尺五寸零九釐九毫一秒九忽倨句幷得九尺八寸九分二釐六毫六秒一忽零幷半弧徑于四尺七寸之平徑共得七尺一寸六分七釐七毫九秒二忽以除軓前之平徑餘二尺八寸三分二釐二毫零八忽幷倨句得一丈二尺七寸二分四釐八毫六秒九忽此是朒數輈身未入算也幷輈身而計江云倨句如二益以一丈三尺三寸𫕌之爲十尺也其說近之矣輈深四尺倍之爲平

圜徑得八尺周得二丈五尺一寸三分二釐七豪四秒一忽零半徑之半其平徑亦四尺其倨得六尺二寸八分三釐一豪八秒五忽零句深七寸為矢八尺為徑求得半弧徑二尺二寸六分零五豪三秒半弧背二尺三寸二分一釐七豪八秒倨句幷得八尺六寸零四釐九豪六秒五忽零幷半弧徑于四尺之平徑共得六尺二寸六分零五豪三秒以除輈前之平徑餘三尺七寸三分九釐四豪七秒幷倨句得一丈二尺三寸四分四釐四豪三秒五忽零輈深三尺三寸倍之為平圜徑得六尺六寸周得二丈零七寸三

分四釐五毫一秒一忽零半徑之半其平徑亦三尺
三寸其倨得五尺一寸八分三釐六毫二秒七忽零
句深七寸為矢六尺六寸為徑求得半弧徑二尺零
三分二釐二毫四秒零半弧背二尺一寸零六釐四
毫八秒二忽倨句幷得七尺二寸九分零一毫零九
忽零幷半弧徑于三尺三寸之平徑共得五尺三寸
三分二釐二毫四秒零以除軓前之平徑餘四尺六
寸六分七釐七毫五秒九忽零幷倨句得一丈一尺
九寸五分七釐八毫六秒八忽零通輈之在輿下者
計之國馬輈長一丈八尺一寸二分四釐八毫六秒

九忽零田馬輈長一丈六尺七寸四分四釐四豪三秒五忽零駑馬輈長一丈六尺三寸五分七釐八豪六秒八忽零三度之衺分皆在三寸以外然此據算術推之如是爾至于煣輈實不盡然何以明之若軓前之輈有正平者二尺八寸三尺七寸四尺六寸以外而後煣使曲而向上則其曲處近于臥矩引之必折故知輈出軓前卽行衺迆順本曲之木煣使向上卽其向上穹隆亦止求曲中合乎四尺七寸四尺三尺三寸三度而其倨處不必屈曲與圜周四分之一無少贏朒也大行人上公立當車軹矦伯立當前矦

侯各本作疾依惠氏改正子男立當車衡先鄭云前侯謂駟馬車
轅前胡下垂拄地者淶案諸侯朝王車皆駕國馬軓
半徑距軓二尺二寸并軓前半徑凡一丈二尺二寸
衡縮于輈端二寸則軓距衡一丈二尺矣侯伯所立
介乎軓衡之中前距衡後距軓各六尺惠云前侯前
乎下垂拄地者葢謂侯伯立在車侯之前也今半弧
徑與四尺七寸之平徑并之得七尺一寸六分七釐
七豪九秒二忽正與惠說密合

今夫大車之轅摯其登又難既克其登其覆車也必易
此無故惟轅直且無撓也

鄭曰大車牛車也摯輖也登上阪也克能也

惠曰摯本軒輊字或作摯見淮南子或作蟄見儀禮注既夕云軒輖中軒輖猶軒摯毛如輊如軒傳云輊摯也

戴曰此假大車之轅以明煣輈使撓曲之故

玫曰登、升、高也、撓屈也、無撓、即謂轅直也、大車兩轅、三分轅長二在前一在後以設鉤而衡軸、本是前重後輕、其轅直而不屈、則重勢獨注于前、故記云轅摯鄭云、摯輖也、說文云、輖重也、又駕轅但用一牛、故難于升高、升高亦易覆車、此總論轅直無撓之儆以明

小車之所以必用曲輈也、

是故大車平地旣節軒摯之任

段曰摯墊輊同字輖雙聲許書有輖摯而已軒言車輕摯言車重

弢曰大車前重後輕、平地旣節軒摯之任者、謂行平地時節其任載、俾之輕重適均、不至畸輕畸重也、葢大車牝服半在軸前半在軸後、任載後多于前、則輕重中節、

及其登阤也不伏其轅必縊其牛此無故惟轅直且無橈也

鄭曰阤阪也故書伏作偪杜子春云偪當作伏

攷曰阤山阪之迆高者說文云阤小崩也大車任載後多于前行于平地轅直而平則輕重齊一登阤時其轅前高後下重勢獨注于後使無人抑伏其前轅則車箱後傾前轅高揭而牛縣若縊矣上文云既克其登其覆車也必易此其一也曲輈車之登阤車箱非不前高後下也輈之穹曲者高出式上重勢仍注于前不用抑伏前輈而馬自不至縣縊記故以縊牛為轅直無橈之故也

故登阤者倍任者也猶能以登及其下阤也不援其邸

必緧其牛後此無故惟輈直且無橈也

鄭曰故書緧作鰌鄭司農云鰌讀爲緧關東謂紂爲緧鰌魚字

戴曰方言云車紂自關而東周洛韓鄭汝潁而東謂之緻自關而西謂之紂說文紂馬緧也𩊱馬尾𩊱也今之般緧鄭用牧云抑伏車輈及逆援車箱之邸謂登下必恃牽徬助之

玫曰倍任、謂大車任載、車箱當軸以後、倍于當軸以前、則登陁時人能抑伏其前輈、不至覆敗、若任過于倍、則輈非人力所能抑伏、必至縊牛、故曰倍任者猶

能以登、言過于倍卽不能登也卽當作軧、說文云、軧、大車後也、今謂之車尾、卽借字、緧以生革縷殷牛尾之下、引而前至背上、與縶軛之革縷相接續、當下阤時、車箱後高前下、轅直者重勢直注轅端、不接其軧、輪轉速于牛足、則軛引而前、緧挈牛尾、必至傾敗、此又易覆車之一也、輈之穹曲者、下阤重勢注于軓前、輈之平而乎上曲處不注于輈端、無俟接軧、自不至緧其馬後、記故以緧牛後為轅直且無撓之故也、顧大車不為曲輈者、任重載多、轅苟橈曲為輈引時必折、故用直轅而助以牽傍也、

鄭曰倍任用力倍也

辨曰、登阤倍用力、不獨直轅車有是此單指直轅車說、則倍任不作用力倍解甚明、

是故輈欲頎典

鄭曰頎典堅刃貌

戴曰鄭用牧云頎典者穹曲堅强之貌雖撓不傷其力也

玫曰、頎讀如字、詩碩人頎頎、各本作其頎誤毛云、頎長貌、頎爾長兮、毛云、頎長貌、碩人敖敖、毛云敖敖猶頎頎也、說文敖作贅云贅顤高也、則頎義亦為長而高出矣、

典當讀為腆、方言云腆、厚也、公羊注云、腆、厚也、輈身穹曲而高出式上者、雖殺于當兔、而厚之分數較多于廣之分數、此之謂頎腆、頎言長高、腆言厚也、鄭用牧說為該備、鄭注但解得腆字意爾

鄭司農云頎讀為懇典讀為殄駟馬車之轅率尺所一縛懇典似謂此也

惠曰殄古文腆腆善也尺許一束一輈五束故謂善也

辨曰、此句承上轉下、言轅直無撓之不利登下如是、故輈欲頎高而腆厚、頎高則上曲、腆厚則前殺也、與

上直無撓正相反、說文云、轐、車句衡五束也、各本奪句字五作三依段氏補正曲輈轐縛、直輈暴縛轒、轐或從革贊暴、直輈車轐也、桒轒猶鄭聚也、暴猶俱皆也、曲輈之縛聚為五處、是曰轒、直輈之出前軫前者皆縛以革、是曰暴、吾未聞聚縛之善于皆縛也、且古人制器以利用、無不求其盡善、直輈不利于登下、而大車猶用直輈者、任重載多、非曲輈車所能勝故也、若尺所一縛善于暴縛、即可除縊牛縊後諸弊、直輈亦用轐縛久矣、必不獨以頎朕讓曲輈也、先鄭及惠氏說竝屬望文生訓、

輈深則折淺則負

鄭曰揉之太深傷其力馬倚之則折也揉之淺則馬善負之

賈曰馬倚之則折者馬不倚深亦不折揉之淺則馬善負之者輈直似在馬背負之相似善負本或作若負皆合義不必改也

玫曰傷其力之力乃朸之省說文云朸木理也倚偏引也謂車當般旋馬倚一偏而輈卽折敗者由煣深傷其木理故也善肘也輈時壓著馬背如負物然由煣淺而輈直故也此二句明輈所以必量馬之高下

而爲三度也

輈注則利準利準則久和則安

鄭曰注則利謂輈之㨿者形如注星則利也準則久謂輈之在輿下者平如準則能久也和則安注與準者和人乘之則安也

戴曰輈注謂淺深適中也輈之曲勢隤然下注則車行有利準之善利疾速也準猶定也平也

玫曰注謂輈端向下句七寸如鳥之注也鄭戴二說其意實同蓋輈端過下則衡氐以之駕馬車輿前氐而後高輈端過上則衡高以之駕馬車輿前高而後

氏是以行則不利般旋則折乘者不安也惟下句如注則駕馬高下適中而利準且和矣注味也烏注高下與烏身相稱輈注言輈端句如烏注與上曲之輈身相稱也正淺深適中之謂也

輈欲弧而無折經而無絕

鄭曰橈輈太深則折也經亦謂順理也

玫曰欲弧而無折、與上無弧深同意、蓋橈輈如引滿之弓、則深傷木理、不能無折也、輈欲弧、言但欲橈屈如弧而無折、言不欲深傷木理也、絕與火橈車輞絕之絕同、蓋卽順本曲之木理橈得經常、而用火不均、

則木理絕而易折無絕謂欲用火得宜不使灼絕木理也、夫輈與輪皆車之所恃以行者也而輈以一木任載、煣屈尤難于輪、記故于此三致意焉、

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

鄭曰言進退之易與人馬之意相應馬行主于進人則當有退時

賈曰皆是喻其利也

玫曰、退、謂般旋也、退與人謀、謂旋轉如人意也、

終日馳騁左不楗

杜子春曰楗讀為蹇左面不便馬苦蹇輈調善則馬

不蹇也書楗或作券々謂券今倦字也輈和則久馳騁載在左者不罷倦尊者在左

玫曰楗字之解、杜鄭各殊、未知孰是、竊意載在車者左右等爾、而右又時當下推車、何以不罷倦、而罷倦獨指左言、似當以杜爲長、

行數千里馬不契需

鄭司農曰契讀爲爰契我龜之契需讀爲畏需之需謂不傷蹄不需道里

包慎言曰契龜者開龜也馬蹄傷則開坼故謂不契爲不傷蹄

攷曰契刻木而中分之各執其半以為信說文云大約本誼也毛云開也從契信中分引申此亦用契之引申誼包說是

戴曰契需猶⿱羽足需方言謂畏偄曰契需

辨曰、契需之解、先鄭為長、說文需、遇雨不進止頿也、懦、心有所懾憚而止頿、是畏葸偄弱、一懦字該之、於契無涉、方言所述、非此經契需誼也

終歲御衣衽不敝

鄭曰衽謂裳也

戴曰衽者衣裳之旁削幅也

攷曰、此言馬不待鞭策而行也、葢車不利準、數鼓鞭策則衣袵與式相摩、易于敝壞、不敝者安之驗也

此惟輈之和也

鄭曰和則安是以然也謂進則與馬謀以下

勸登馬力

鄭曰登上也輈和勸馬用力

戴曰登進也加也

攷曰、車行利準、取道易速、則馬不疲于馳騁而力似進加、故曰勸登、

馬力既竭輈猶能一取焉

鄭曰喻易進

攷曰馬行欲止是其力竭也然以輈注之故不得遽止猶必前行數步此之謂一取勸登三句申明上不蹇不契懦衣衽不儆之所以然也

鄭曰馬止輈尚能一前取道

辨曰車不止馬不能獨止記意謂馬本欲止因車利而不能遽止非馬止而車獨進也鄭說未分明

良輈環灂自伏兔不至軓七寸軓中有灂謂之國輈

鄭曰伏兔至軓蓋如式深兵車乘車式深尺四寸三分寸之二灂下至軓七寸則是半有灂也輈有筋膠

內讀誤

名誤

之被用力均者則灂遠鄭司農云灂讀為灂酒之灂

環灂謂漆沂鄂如環

攷曰、當讀良輈句環灂自伏兔句不至軓七寸句、輈入輿下四尺四寸、三分分之一分當兔者鑿鉤心以銜軸、一分在當兔前、一分在當兔後泰圻埒之在前一分者有三焉、一與伏兔齊平、一不至軓七寸居前一分之中半、皆環帀輳身、一在軓中中、內也謂當前軫將盡處、在軓之內、則輈身上面以承軫而不為垠埒、其垠埒止在下三面、不環帀也故云環灂自伏兔不至軓七寸、軓中有灂有灂言但有灂而非環灂也、

前一分深一尺四寸六分六釐六豪六秒六忽零三瀆相距各七寸則每瀆廣二分二釐二豪二秒二忽零夫輈身自踵至頸無處不黍軓前之輈無瀆以有歷錄之束也當免後亦宜有瀆一與伏兔齊平一不至踵七寸皆環帀輈身一當踵不環帀記文不具者葢舉前以見後

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葢之圜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葢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

鄭曰輪象象日月者以其運行也日月三十日而合猶

玫曰此下輪與輈三職之總結也日月謂一月之日

數也、太初術、月凡二十九日又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二而與日交會、是日月以三十日合朔也、星謂二十八宿、

龍旂九斿以象大火也鳥旟七斿以象鶉火也熊旗六斿以象伐也龜蛇四斿以象營室也

鄭曰交龍為旂諸侯之所建也大火蒼龍宿之心其屬有尾尾九星鳥隼為旟州里之所建鶉火朱鳥宿之柳其屬有星星七星熊虎為旗師都之所建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龜蛇為旐縣鄙之所建營室玄武宿與東壁連體而四星

攷曰、說文旗解云、熊旗五游以象罰、五轉寫之誤、游斿罰伐、古字通用、旐解云、龜蛇四游以象營室、毛師云、王氏引之云、蛇蓋旐誤、以攷工記龍旂鳥旟熊旗例之可見、後人因已誤之攷工改說文也、王說是也、司常交龍為旂、鳥隼為旟、熊虎為旗、龜蛇為旐、而攷工記蒙上龍旂、但言鳥旟熊旗、蓋舉鳥以包隼、舉熊以包虎、不應於旐獨言龜蛇、則蛇為旐誤明矣、涑棻說文旗解引熊旗六游以證旗字、如記本作龜蛇四斿、句中無旐字、旐解何所取證而引之乎、記作龜蛇、涉注龜蛇為旐之文而誤也、旂旟旗旐、皆聯三幅縿

帛為之、謂之曰緣、交龍鳥隼熊虎龜蛇畫于中幅左

僖二十八年晉中軍風於澤亡大旆之左旃大旆晉

侯之龍旂也曰左旃則有中有右可知司常通帛為

旃謂旃用一幅絳帛也龍旂之左右二幅無文章與

通帛同故亦偁旃幅廣二尺二寸三幅拼為緣廣六

尺六寸與車同旒之緣長八尺爾雅云、緇廣充幅正幅用緇非周制也曰正幅曰充幅皆謂緣幅不殺非謂緣止一幅也長尋曰旐是也旂

旗旗之長未聞要無短于旐者斿屬于緣末下垂如

冕旒字亦通旒巾車注正幅為緣游則屬焉疏云正

幅為緣爾雅文孫炎云為旒於緣郭璞云緣衆旒所

著斿色及長廣無攷禮緯含文嘉云諸侯九旒齊軫大夫七旒齊較士五旒齊首亦無長之實數凡斿末續以絳帛裁作燕尾形謂之旆爾雅云繼旐曰旆公羊注云繼旐如燕尾曰旆毛傳云帛旆繼旐者也皆舉旐以該其餘左昭十三年晉治兵於邾南建而不旆謂不垂斿也晉侯建旂其卿大夫建旃建物而云旆不旆此斿末皆有旆之旳證也杜云旆斿也蓋亦謂旆續乎斿末故卽以旆為斿

弧

旌枉矢以象弧也

鄭曰覲禮云侯氏戴龍旂弧韣則旌旗之屬皆有弧

也弧以張縿之幅有衣謂之韣又為設矢象弧星有矢也

攷曰張縿之弧猶解轡紛之弭皆形似弓爾不可以射也弓上制長六尺六寸謂張弓弛弓不止此張縿之弓與縿廣相應亦六尺六寸縿縣杠首而下垂弧之張縿蓋如布帆抱桅之曲竹杠矢則如橫竹也矢注于弓隈為直此矢橫繫于弓之兩簫故偁杠也呂引干注云杠蓋應為杠直謂杠矢於弧其說是弧矢交繫與杠相拊箸所以制縿使不飛揚也曲禮云武車綏旌德車結旌縿斿緌結如意當不止一弧一矢與布帆大

相似說文韣與韔竝訓弓衣　洓謂張弓之衣曰韔韔容二弓詩交韔二弓是也弛弓之衣曰韣韣獨也張紾之弧無弨弛弓類也衣之以韣盡飾也

鄭曰妖星有枉矢者蛇行有尾因此云枉矢葢畫之

戴曰畫矢於韣

辨曰、古人制器象物、象其常不象其變、妖星星之變也、呂云、干注云、枉矢象妖星、非其義也、　洓謂大火鶉火伐營室弧皆是經星、何至枉矢而獨妖星之是象乎、呂從干注、其識卓矣、戴申鄭義、究難徵信、

鞃圖

攷曰深四尺之輈胡距深亦四尺深三尺三寸之輈胡距深亦三尺三寸而式衡閒平徑皆十尺鉤心前後束以革縷垂其餘以下縛軸輈承前後軫處鑿兩空以納軫下之楔輈在輿下者橢方圜軓前橢圜圜頸正圜圜此三度輈所同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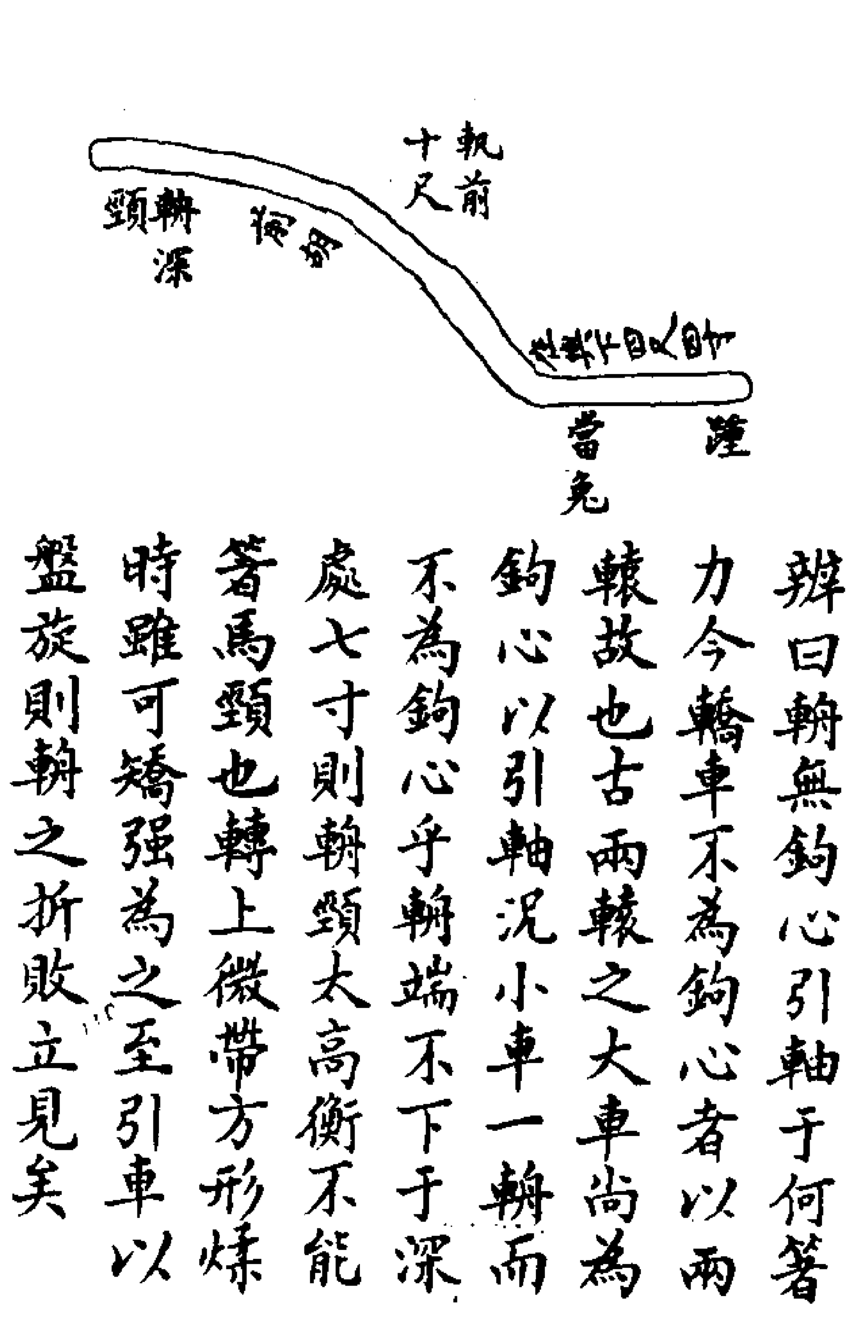
軸圖

攷曰軸在輿下者圜周二尺一寸七分三釐三豪三秒三忽零軎頭圜周八寸八分銜鉤心伏兔之鑿深一寸七分四釐有奇兩伏兔鑿相距四尺四寸兩鑿八算兩鑿外盡軎頭各長三尺七寸三分寸之一兵車田車乘車之軸竝同此制

轐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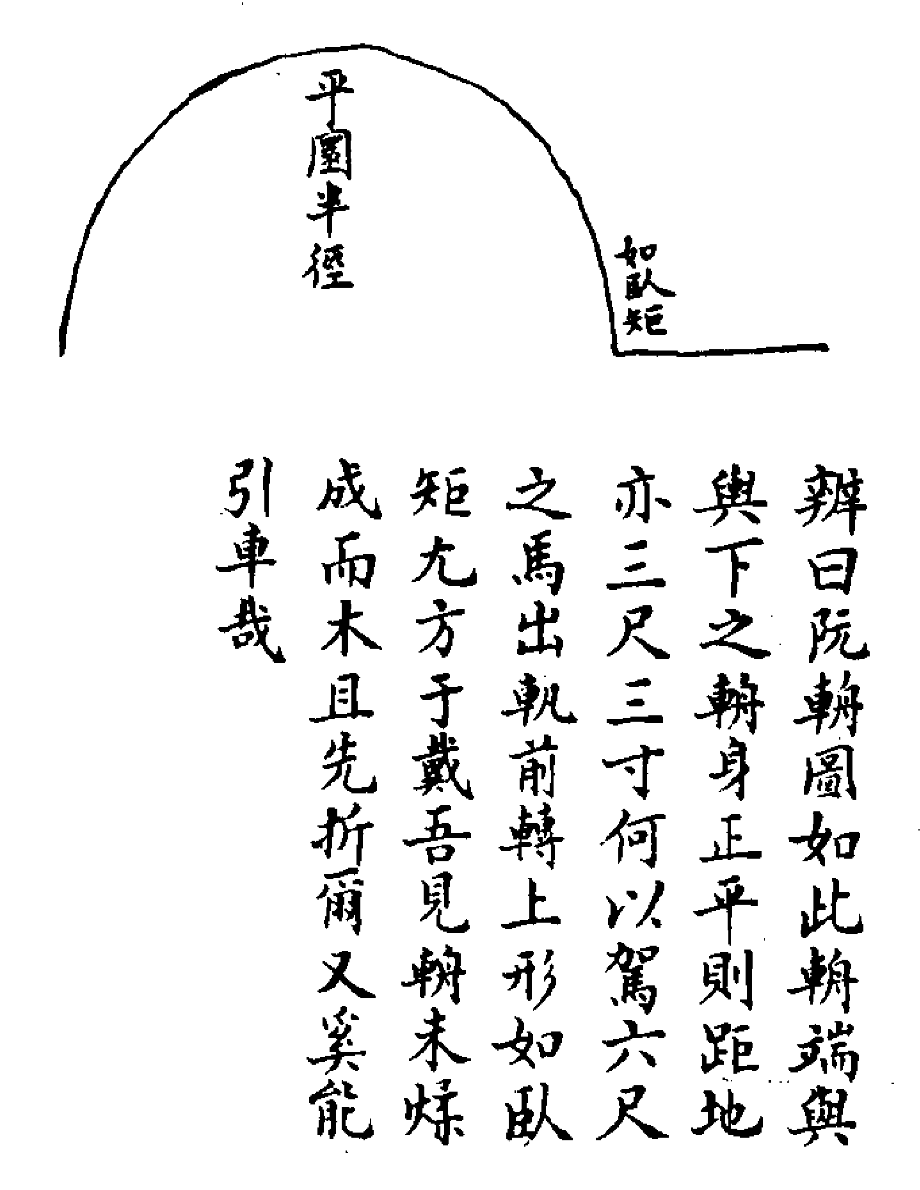
攷曰轐一名伏兔長一尺四寸六分六釐六豪六秒六忽零圍一尺四寸四分平徑二寸七分五釐崇四寸四分五釐鈎軸深一寸八分同于輈下之鈎心平面兩端各有一楔以上入乎軫所以固輿也兩端束以革縷垂其餘以下縛軸與輈當兔同惟輈當兔之革縷但繫束輈當兔而垂其餘此則將革縷繫束伏兔于軫下而垂其餘為異爾

戴輈圖辯



辯曰輈無鉤心引軸于何著力今轎車不為鉤心者以兩轅故也古兩轅之大車尚為鉤心以引軸況小車一輈而不為鉤心乎輈端不下于深處七寸則輈頸太高衡不能箸馬頸也轉上微帶方形煣時雖可矯强為之至引車以盤旋則輈之折敗立見矣

阮輈圖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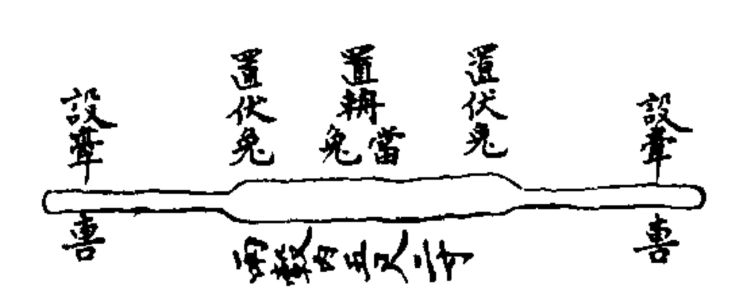


辨曰阮輈圖如此輈端與輿下之輈身正平則距地亦三尺三寸何以駕六尺之馬出軓前轉上形如臥矩尤方于戴吾見輈未煣成而木且先折爾又奚能引車哉

阮輈圖辨

辨曰煣輈如平圜半徑者必衺置其半徑如此圖而後輈端可駕六尺之馬然軓前之輈身已與式相妨矣前胡距軓不盈三尺衡距前胡九尺有奇亦乖疏數之節且輈上句于矩雖煣出國工不能使木不折也

戴軸圖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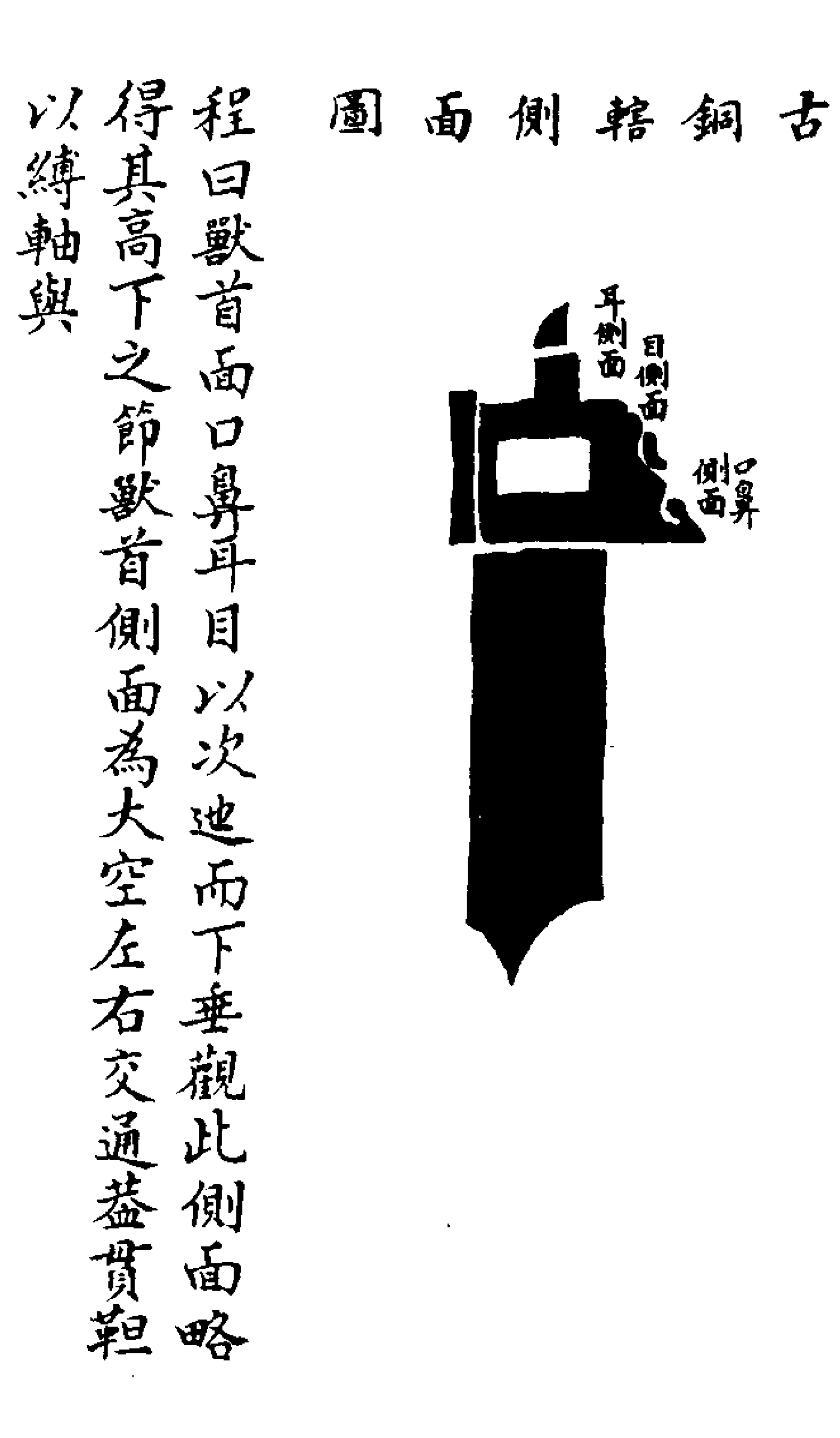
辨曰軸無銜輈銜伏兔之鑿猶可謂輈伏兔竝有鉤心以銜軸軸上不必更為鑿也謂兩轂內五尺二寸伏兔卽置在五尺二寸中則與伏兔上承軫軫間六尺六寸之說自相矛盾矣

古銅轄正面圖



程曰上為獸首下為枘納軸鑿以關轂者也正面與底接枘處並為偃月形規之葢設轄處軸圍之度

古銅轄側面圖



程曰獸首面口鼻耳目以次迤而下垂觀此側面略得其高下之節獸首側面為大空左右交通葢貫軹以縛軸與

古銅轄底圖

[illegible]所值規之

程曰度其枘墨子淮南子所謂三寸轄也連獸首之底度之尸子所謂四寸之鍵也

又曰方補堂藏古銅器一事戴以獸首漢武帝賜霍光金鳳轄益

戴以鳳首也首下為枘今尺厚二分廣三之長九之今尺長一寸八分於古尺為三寸首接枘處面背皆為偃月形持以問余
余曰此車轄也為偃月者蓋與軸凹凸相函者也依
其偃月規之度以今尺徑二寸二分於古尺約三寸
六分也以為軸末安轄處之圜徑

攷曰右三圖竝依程徵君轄之形制於經典絕無左
證然即金鳳轄類推之以方補堂所藏古銅器為車
轄雖不中不遠矣因取以補經典之闕云

衡圖式

轙
轙
縛軥
縛軥

攷曰衡不爲㘭則縛軥易致游移故爲兩㘭以縛軥約深一寸四分兩㘭之背有環謂之轙引兩服馬四轡分貫兩環中故說文云轙車衡載轡者爾雅載轡謂之轙郭云車軛上環轡所貫也

軥圖

縛著衡㘭
靳
接般緧

攷曰軥乂馬頸用曲木為質衣以柔革軥下革靼曰靳曰韅右服之靳自軥左端引而繫于軥右端左服反之皆橫經馬胸說文云靳當膺也韅自軥下循馬左右掖而上至背與般尾緧相接兩服馬皆然說文云韅著亦古字掖鞥也杜注左傳云在背曰韅其實一也

戴衡圖辨

軥
軥
即軛

辨曰以衡之兩坳為軥此戴之誤也衡坳坳深不過一寸四分豈能乂馬頸乎涑謂軥者縛于衡坳之曲木非衡坳即名軥也、

龍旂圖

縿正面

左旂

升龍
降龍

右旂

斿 斿 斿 斿 斿 斿 斿 斿 斿

一旒 一旒 一旒 一旒 一旒 一旒 一旒 一旒 一旒

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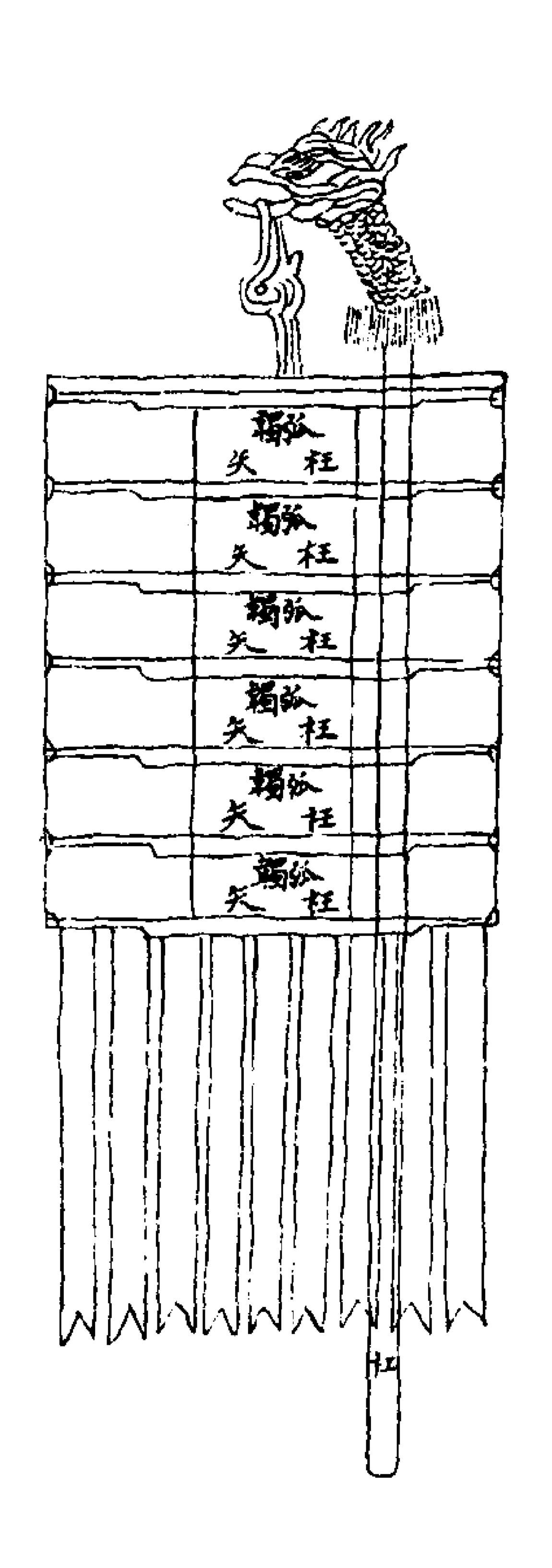
攷曰龍旂長短無攷覲禮云升龍降龍司常云交龍為旂葢畫二龍于縿中幅之中心上下各留二尺二寸與左右旗幅廣相稱鳥旟熊旗龜旐倣此但斿數

少爾陳奐云凡旗皆有旄有旌 涑 謂此旌旄是杠首

之飾與注析羽于杠首謂之旌注犛牛尾于杠首謂

之旄名同而制不同

弧矢張縿圖



攷曰弧矢在縿反面矢在杠前弧在杠後互抱以制縿之飛揚也一縿之弧矢或各如其斿數然經典無

明文未敢以為必然也故茲但為七弧七矢侯達者之攷定云含文嘉云天子之旒曳地諸侯齊軫卿大夫齊較士齊首長短不倫殊未足信　涑謂上下隆殺宜以三尺為等差左昭十年王黑用齊侯之旗靈姑銔請斷三尺其證也然旂旟旗三者長若干究無的据姑闕所疑可也

陳旐圖辨

正幅八尺

斾

辨曰長洲陳奐毛詩傳疏後附旗旐二圖旐圖如右旗圖但無斾鳥隼畫于斿亦同此竊謂不然斿說文作游从㫃汓聲以旌旗之游隨風往復如水之汓

流也今縣旐之索繫于游上則其游必以縷綴連不復可因風出入矣誤一節服氏六人維王之太常注王旌十二旒苟三人持之注謂兩兩以縷綴連亦非明是游屬縿末而下垂故得人持二游若如右圖安得兩苟分持誤二常旂旗旗旐之正幅皆聯三幅絳帛因亦名縿其正幅用帛一幅者即畫龍為章亦以旃名旃以丹牟丹粒不逮屬者也鄉射禮記云龍旜以獲旜或旃字今旗旐正幅皆止一幅誤三六月織文鳥章毛云錯革鳥為章章縿也則毛意日月龍烏熊虎龜蛇皆畫于正幅今畫在游誤四出車云彼旟旐斯胡不旆旆洋水云其

斾茷茷（斾之叚借）明旗皆有游斾也今惟旐有斾誤五左昭十三建而不斾杜云斾游也今斾與正幅同韜于杠旣建其杠豈復能不斾哉且縣旐之索繫于斿上旣建之後斿亦不能卷于杠而不垂也誤六

倉史居饌箸弟十種卷七終

倉史居鏁著第十種卷八

古畮王宗涑學

攷工記車人攷辨

此篇於羊車但舉其牝服、非記之疏也、葢謂大車柏車之制言之維詳、若幷列羊車之制、則學者無所用心、而術業或轉不能精進、是故隱蓛羊車之制、而特舉牝服以示其例、茍學者能据牝服之短長、推求羊車輪牙轂輻圍徑之衰分而隅反焉、於造車之事思過半矣、此攷工立言之恉也、

車人為車

攷曰此車謂任載者、任載之車有三、行澤者曰大車、行山者曰柏車、介乎行山行澤閒者曰羊車、

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首

鄭曰首六寸謂今闕剛頭斧柯其柄也鄭司農云柯長三尺謂斧柯因以為度

賈曰凡造作皆用斧因以量物故先論斧長短及刃之大小也

攷曰、車人為車、首言柯長三尺、猶匠人為溝洫首言相廣五寸也、即所執之器以起度、取其便于事、

轂長半柯

攷曰半柯一尺有五寸所謂短轂也置輻當轂之中半輻廣三寸則轂在輻內外者各得六寸羊車轂長記文不具涑据牝服求之知羊車大小長短介乎大車柏車之中其轂長當得四分柯之三凡二尺二寸五分輻廣亦三寸其置輻合依長轂之例則轂出輻內者七寸五分出輻外者一尺二寸是大車羊車柏車之轂在輻內者各以一寸五分為衰分在輻外者各以六寸為衰分而羊車輻內外之轂長亦適介乎大車柏車之中矣其大穿釭空大車羊車柏車竝當

徑六寸小穿釭空羊車柏車當徑三寸依長轂小穿釭空半大穿釭空之例以推也大車之小穿釭空宜三分大穿釭空而殺其一徑四寸此以意測

其圍一柯有半

鄭曰大車轂徑尺五寸

攷曰依密率圍四尺半徑一尺四寸三分二釐三豪九秒四忽零鄭説依六觚率也涑謂車之高下皆用整數不取奇零如小車之輪徑有六尺六寸六尺三寸二等是也此大車當以輪徑九尺轂徑一尺五寸為定率記以六觚率計轂圍則曰一柯有半爾徑一

尺五寸、於密率圜得四尺七寸一分二釐三豪八秒八忽零、羊車之轂蓋徑一尺七寸五分、於密率圜得五尺四寸九分七釐七豪八秒七忽、依六觚率圜得一柯又四分柯之三、凡五尺二寸五分、

輻長一柯有半

攷曰、此篇記文取數不甚密、大車輪徑九尺、除牙徑一尺、轂徑一尺五寸、餘六尺五寸、半之為輻長、得三尺二寸五分、菑爪未入算、攷輻菑長如輻廣、得三寸、輻爪長半牙徑、得五寸、通長四尺零五分、而記半九尺之輪以為輻長、故曰取數不甚密也、又攷大車亦

三分輻長而殺其一、則殺者一尺零八分三釐三豪三秒三忽零、不殺者二尺一寸六分六釐六豪六秒六忽零、柏車輪徑六尺、除牙徑六寸、轂徑二尺餘三尺四寸、輻長半之得一尺七寸、三分輻長而殺其一、則殺者五寸三分寸之二、不殺者一尺一寸三分寸之一、菑長如大車之輻菑、爪長半牙徑得三寸、通長二尺三寸、羊車之輪蓋徑七尺五寸除牙徑八寸、轂徑一尺七寸五分、餘四尺九寸五分輻長半之得二尺四寸七分五釐、三分輻長而殺其一則殺者八寸二分五釐不殺者一尺六寸五分菑長如大車之輻

菑爪長半牙徑得四寸通長三尺一寸七分五釐

其博三寸厚三之一

鄭曰輻厚一寸也故書博或為搏杜子春云當為博玫曰、博廣也、輻廣三寸、厚一寸、倍之得八寸、即股圍也、三分股圍去一以為骹圍、則骹圍得五寸三分寸之一、皆積方圍也、量其輻廣以為鑿深、則轂上容菑之藪、每穴深三寸、廣亦如之、寬則穴口一寸、與輻厚相應、穴氐半之、得五分、此大車羊車柏車所同者也穴口寬寸、積三十穴、凡三尺、以除大車轂圍、餘一尺七寸一分四釐二豪八秒五忽零、則每穴口相距五

分七釐一毫四秒二忽零、以除羊車轂圍餘二尺四寸九分七釐七毫八秒八忽則每穴口相距八分三釐二毫五秒九忽零以除柏車轂圍、餘三尺二寸八分五釐七毫一秒四忽零、則每穴口相距一寸零九釐五毫二秒三忽零、皆依密率推也、

渠三柯者三

鄭曰渠二丈七尺謂罔也其徑九尺鄭司農云渠車轅所謂牙

攷曰渠輪之大圜也、鄭謂之罔、即輞之省、置圜二丈七尺、以密率求徑、得八尺五寸九分四釐二毫六秒

六忽零、戴云、輪崇當八尺六寸弱是也、如輪徑整得九尺、於密率圍得二丈八尺二寸八分五釐七毫一秒四忽零、羊車之渠七柯有半、凡二丈二尺五寸徑七尺五寸、依六觚率推也、若依密率推之、圍二丈二尺五寸、徑得七尺一寸六分一釐九毫七秒二忽零如徑整得七尺五寸、則圍當得二丈三尺五寸七分一釐四毫二秒八忽零、輻爪厚寸、大車羊車柏車竝同、積三十爪、凡三尺、以除大車渠圍、餘二丈五尺二寸八分五釐七毫一秒四忽零、則爪鑿每穴相距八寸四分二釐八毫五秒七忽零、以除羊車渠圍餘二

丈零五寸七分一釐四豪二秒八忽零則爪鑿每穴
相距六寸八分五釐七豪一秒四忽零

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欲長轂短轂則利長轂則安

鄭曰澤泥苦其太安山險苦其太動

攷曰此言任載之車所以有大車羊車柏車之殊短
轂大車長轂羊車柏車也

行澤者反輮行山者仄輮反輮則易仄輮則完

鄭曰故書仄為側鄭司農云反輮謂輪反其木裏耎
者在外澤地多泥柔也側當為仄山地剛多沙石

攷曰輮車輞之輮屈者反輮謂輮木為車輞反陰為

陽、使木之向陰者在箸地一面也、記云陰也者疏理而柔、柔者耎也、先鄭云、反其木裏復申之以耎者在外、則木裏指木向陰一面甚明、仄輮謂車輞箸地陰陽各半也、案反仄與杼侔為互文、小車之輞行澤者亦反輮、行山者亦仄輮、任載車之輪、大車欲杼、柏車欲侔、羊車在杼侔之間、

鄭曰反輮為泥之黏欲得心在外滑仄輮為沙石碎之欲得表裏相依堅刃

辨曰、凡木皆心堅于表、易曰、其於木也為堅多心、其證也、後鄭謂木 心裏柔滑與表相依乃堅刃、是木表

堅于木心、與易誼正相反、不知先鄭所謂木裏指木向陰一面、不指木心也、涑謂車輞之木去表存心先鄭故以向陰一面著地爲反鞣、則仄鞣爲陰陽各半著地甚明、

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

鄭曰輪高輪徑也牙圍尺五寸

攷曰、此謂輪高九尺之大車也、故知牙圍一尺五寸、圍謂帀車輞一木也、牙圍楕方、植轂處厚三寸、踐地處削薄三分之一、厚二寸、并之以除牙圍、餘一尺半之以爲大圜平面之立徑、凡五寸、半車牙圍亦楕方、

應得一尺三寸五分則縮于大車牙圍一寸五分羸于柏車牙圍亦一寸五分而適介乎其中與牝服稱矣植轂處厚三寸踐地處應削薄六分之一厚二寸五分幷之以除牙圍餘八寸半之以為牙平面之立徑凡四寸

柏車轂長一柯

鄭曰柏車山車

攷曰、柏、迫也、柏車之輪更卑于田車牝服、最迫近于地、故名柏車、一柯三尺、所謂長轂也、三分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除輻廣三寸、則轂在輻內者九

寸在輻外者一尺八寸

其圍二柯

攷曰二柯六尺依六觚率徑得二尺依密率徑得一尺九寸零九釐零九秒零九沬謂柏車當以輪徑六尺轂徑二尺爲定率依密率轂圍得六尺二寸八分三釐一豪八秒五忽

其輻一柯

攷曰柏車輻長一尺七寸記云一柯則取輪崇之半幷轂半徑牙徑數之取數亦不甚密柏車不言輻博及厚葢與大車輻同制而隱之欲學者之自悟也

其渠二柯者三

鄭曰輪高六尺

玫曰、圍一丈八尺、高六尺、鄭依六觚率也、依密率渠圍一丈八尺、徑得五尺七寸二分九釐五毫五秒五忽、如輪徑整得六尺、則圍當得一丈八尺八寸五分七釐一毫四秒二忽零、以爪積三尺、除渠圍、餘一丈五尺八寸五分七釐一毫四秒二忽零、則爪鑿每穴相距五寸二分八釐五毫七秒一忽零、是柏車與大車羊車容爪之穴、其相距皆以一寸六分零、一毫四秒三忽零為衰分也、

五分其輪崇以其一為之牙圍

鄭曰牙圍尺二寸

攷曰、柏車之牙輞是正方圍、四面皆徑三寸、所謂行山者欲侔是也、

大車崇三柯

鄭曰大車平地任載之車轂長半柯者也

攷曰、崇三柯、謂輪徑也、與上輻長一柯有半相應、明輪徑整得九尺 涑故曰輪徑用整數也、輪崇九尺軹半徑崇四尺五寸軸出軹半徑上者除鑿崇一寸八分加轅五寸除鉤不計通高五尺一寸八分羊車輪崇七

尺五寸軹半徑崇三尺七寸五分加軸（亦一寸八分）與轅（除鉤亦崇五寸）通高四尺四寸三分柏車輪崇六尺軹半徑崇三尺加軸（亦一寸八分）與轅四寸半（亦不計鉤）通高三尺六寸三分

綆寸

鄭曰綆輪箅

攷曰、綆數與輻骹之殺數相應、記言綆寸、則廣三寸之輻亦三分殺一以為骹也、此大車羊車柏車所同者也、

牝服二柯有參分柯之二

鄭曰牝服長八尺謂較也鄭司農云牝服謂車箱服
讀為負

賈曰車較今人謂之平鬲皆有孔內軨子於其中而
又向下服是以先鄭云牝服謂車箱服讀為負以衆
軨所依負然也

玫曰織竹為匪笭納牝服中以收斂所載是謂車箱
說文云箱大車牝服之箱也笭匪笭也卽賈所謂軨
子軨笭古通用羊車柏車當亦用此匪笭但長短不
同爾

羊車二柯有參分柯之一

鄭曰較長七尺

玫曰羊車𨊻服短於大車之𨊻服一尺長於柏車之𨊻服亦一尺記於羊車之轂輻渠牙絕不齒及非疏略也羊車轂輻渠牙之制度葢皆介乎大車柏車之中與𨊻服不異則記詳𨊻服之制度而轂輻渠牙之長短圍徑皆可据大車柏車之轂輻渠牙以推得矣故特於𨊻服箸衰分之例所以為學者舉隅也

鄭司農曰羊車謂車羊門也𥫗謂羊善也善車若今定張車

賈曰先鄭言無所當後鄭舉當時漢法以曉人漢世

去今久遠亦未知定張車將何所用但知在宮內所用故差小為之謂之羊車

辨曰、行澤以短轂為善、行山以長轂為善、是大車柏車無不善也、羊車命名不可强解、二鄭說似未安、賈旣云未知將何所用、又云但知宮內所用、豈以晉書言武帝於宮中乘羊車而云然耶、然晉書云宮人競以鹽汁灑地竹葉插戶以引帝車、胡身之通鑑注、羊性喜鹽食竹葉、是彼所謂羊車、乃游戲所乘小車之駕羊者爾、與定張車無涉、况記之羊車固用以任載者乎、

柏車二柯

鄭云轂六尺也

攷曰柏車牝服最短葢以山險難行而少其任載也然則任載之車分三等亦量地之易險而利其用爾易野用大車險野用柏車易險半者用羊車而任載多少亦隨地之易險而殊故牝服有長短也而牝服之廣記文不具者以牝服之廣可据徹廣以推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故從略

鄭曰柏車輪崇六尺其綆大半寸

辨曰鄭見輪崇六尺六寸之兵車其綆大半寸今柏

車輪崇僅罣于兵車六寸相去不甚殊絕因遂臆決為其綆大半寸不知綆數不依輪崇而減殺但與輻𣪊之殺數相應故輻廣二寸之小車𣪊殺于股三分二寸之一則綆大半寸輻廣三寸之任載車𣪊殺于股三分三寸之一則綆寸知柏車之輻亦廣三寸者大車轂圍一柯有半其輻尚廣三寸柏車轂圍二柯增于大車轂圍一尺五寸以行山故大其轂也則輻廣決不減削于大車之輻廣明矣

凡為轅三其輪崇

貫曰柏車半車大車其轅當各自三其輪崇柏車輪

崇六尺三之為轅丈八尺大車輪崇九尺三之為轅二丈七尺羊車雖不言輪崇亦三之以為轅也

攷曰羊車輪崇七尺五寸三之為轅凡二丈二尺五寸業任載之車皆兩轅鑿轅之下面以鉤軸不用伏兔其轅之大小記文不具蓋皆十分其轅之長以其一為之圍以上承牝服參分其圍去一為頸圍以縛駕牛之鬲五分頸圍去一以為踵圍則大車之轅方圍二尺七寸徑六寸七分五釐頸圍圍一尺八寸踵圍圍一尺四寸四分羊車之轅楕方圍二尺二寸五分平徑約四寸六分立徑約六寸六分二釐五豪頸

圜圍一尺五寸踵圜圍一尺二寸柏車之轅揹方圍一尺八寸平徑約三寸立徑約六寸頸圜圍一尺二寸踵圜圍九寸六分任載車無軫納匪笭之牝服其植木立于轅上軧及牝服下之薦版亦即鋪于轅上承薦版之橫木與轅立徑為枘鑿與今轎車正相類而轅載重多故圍皆大于輈也

參鄭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以鑿其鉤

鄭司農曰鉤鉤心

玫曰鉤轅之所以下鉤軸者也上當牝服前後之中故或偁鉤心大車之軥約深一寸七分五釐羊車之

鉤約深一寸六分二釐五豪柏車之鉤約深一寸五分外距轂約皆半寸轅二在鉤前、一在鉤後則大車鉤前轅長一丈八尺、鉤後轅長九尺、羊車鉤前轅長一丈五尺鉤後轅長七尺五寸柏車鉤前轅長一丈二尺鉤後轅長六尺、牝服立轅上、半在鉤前、半在鉤後、大車牝服深八尺、則轅出牝服前者一丈四尺、出牝服後者五尺、羊車牝服深七尺則轅出牝服前者一丈一尺五寸出牝服後者四尺柏車牝服深六尺、則轅出牝服前者九尺、出牝服後者三尺、此在後之五尺四尺三尺卽所謂軝、說文云、軝大車後也、舉大

車以包羊車柏車也。軧及前轅大車獨長者以為增加任載之用爾。

轍廣六尺鬲長六尺

鄭司農曰鬲謂轅端厭牛領者

賈曰鬲長六尺者以其兩轅一牛在轅內故狹四馬車鬲六尺六寸者以其一轅兩服馬在轅外故鬲長也

攷曰轍謂牝服下兩輪之間也。廣六尺。亦大車羊車柏車所同者也。故總記之。置廣六尺之轍以求牝服之廣。大車旁除綆寸。輻內轂六寸。轂距鉤半寸。并之

凡一尺五寸、餘四尺五寸為牝服之廣、羊車旁除綆寸輻內轂七寸半、轂距鉤半寸、并之凡一尺八寸、餘四尺二寸、為牝服之廣、柏車旁除綆寸輻內轂九寸、轂距鉤半寸、并之凡二尺一寸、餘三尺九寸為牝服、之廣、則其廣狹皆以三寸為衰分、而兩輪閒竝廣六尺此之謂車同軌、置廣六尺之徹以求軸長大車旁加輻廣三寸輻外轂五寸（轂在輻外者本亦六寸以有綆故其轂偏在牙內一寸則準大圜平面量輻外之轂僅得五寸）小穿外軎頭五寸并之凡二尺六寸并徹廣軸長得八尺六寸羊車旁加輻廣二寸輻外轂一尺一寸（準大圜平面以量也）軎頭五寸并之凡三尺

六寸幷徹廣軸長得九尺六寸柏車肴加輻廣三寸輻外轂一尺七寸亦準大圜平面以量軎頭五寸幷之凡五尺幷徹廣軸長得一丈一尺此皆可据徹廣轂長以推故記文不具以待學者之致思也至於軸圍皆當準柏車之軸長五分取一圍圍二尺二寸徑七寸强與小車之軸同若減於此恐不勝任也軸上面銜鉤之鑿深一寸五分强軸半徑亦氐于軹半徑二分則軸出軹半徑上者除鑿不計得一寸八分大車羊車柏車皆如此鬲橫縛于兩輮耑所以止鬲之關鍵曰軦鑿鬲中之下面為坳而縛曲木以叉牛領曰軥故先

鄭以鬲為厭牛領者也、

戴曰鬲長車廣蓋等大車轂長尺五寸中其轂置輻輻内六寸輻廣三寸綆寸凡一尺六尺之箱旁加一尺（兩旁共二尺）徹廣八尺明矣古者涂度以軌軌皆宜八尺田車之輪卑于兵車乘車三寸牛車之制觕于四馬車軌八尺則同也故曰車同軌軌不同為不合徹不可行於涂車人徹廣六尺字之誤與

辨曰、徹廣六尺、記文不誤、戴不信記文而信鄭徹廣八尺之說、反以不誤者為誤、良可慨也夫牛車三等皆用兩轅、兩轅相距之袤分有四尺五寸四尺二寸

三尺九寸三等、鬲長六尺、加於兩轅、耑旁出於兩轅外者尚長、故可交縛、若車箱廣六尺、兩轅相距亦六尺、則鬲加兩轅、耑不復有旁出于兩轅外者、豈能交縛、轅耑雖有軏、將何以固鬲乎、知此則戴說之誤不俟辨而自明矣、且戴亦但就大車計之、似與徹廣八尺之說合、如就柏車而計、輻內九寸、輻廣三寸、綆大半寸、大半寸依鄭戴說 凡一尺二寸三分寸之二、六尺之箱加一尺二寸三分寸之二、得八尺五寸三分寸之一、則徹廣已不止於八尺矣、戴將何說以處此、而謂牛車四馬車軌同八尺、不甚傎哉、涑謂牛車有大車羊

車柏車三等、而兩輪間之徹皆廣六尺四馬車有兵車田車乘車三等、而兩輪間之徹皆廣六尺六寸、天下雖大造車者竝遵此六尺與六尺六寸之兩度、是曰同軌、譬如齊人以得為登、楚人以多為夥、其聲讀雖殊而著於竹帛、則得从彳㝵、登从址豆、多从重夕、夥从多果、竝从內史所詔之書名、是曰同文也、倘誤執閑門造車出門合徹之說、謂制度者必并牛車四馬車一其徹迹之廣狹、乃得為同軌、是猶謂攷文者必合九千三百五十三文、一其筆畫之多寡、乃得為同文也、其亦不違於理甚矣、況車之在塗、惟書頭相

轂則不可以行、若兩輪之閒、廣六尺可、廣六尺六寸亦可、豈必八尺而後可行哉、 涑故曰涂度以軌、不以兩輪相距為準、當以乘車之兩軎頭相距為準、葢兩軎頭相距、乘車最廣、方軌竝進、茍乘車之軎頭不至相轂、則他車更無相轂者矣、

倉史居饌箸弟十種卷八終

附小傳

倬甫既卒之明年冬十月映江始自京歸既哭先慈且哭倬甫搜其篋得稿本十餘種嗚呼倬甫竟止於是耶倬甫姓王氏名宗涑一字叔侯行四年八歲隨映江入塾日授書二十餘行既成誦不更忘稍長學為時文用意刻深竊謂吾家世貧藉館穀以給得工舉子業為後進導師足矣年十七八友人延訓村蒙積染暑溼遘三陰瘧疾頗劇醫云弱冠之脉乃似老翁映江私叩之曰無害弱可轉為強也試童子科不利時今　予告大學士壽陽祁公視學江蘇以漢學教東南人士爰以解

經課會同里陳先生瑑邃於汶長說文解字之學同郡毛先生嶽生又專求形聲義理俾甫時從質難冥心獨造左右逢源如易舊井无禽以白虎通冬祭井牲以魚國語登川禽謂无禽者無祀井者也書阻飢以儀禮大射儀註且作阻解為且字且重也所謂堯有九年之水也史記作祖飢又因且而譌博古圖皇祖皇考祖皆作且也詩委蛇之委當從虫旁即說文重文之蟡寫舊識其左翼韓詩戢捷也古捷接通廣韻戢插也插有接義謂回頭而插其味於左翼也左氏傳偪姞乃偪妘形譌釁夏為夏釁倒文則以襄十年傳偪陽妘姓也內傳夏

父弗忌為宗伯外傳宗人夏父展為證三望之望義同祊方旁也郎男巫旁招之禮八蜡之八取諸辨辨徧也乃徧索百神之名旋以古學補縣學生假館浙江武原陳氏發其藏書讀之所學益進乃以倉史名莫屬而日事饌述毛先生亟稱之陳先生尤以畏友諍友推毛先生刻其贈大夫青士先生說文述誼上下卷未卒業卒倬甫為加案語付梓人陳先生卒其國語翼解亦未削藁倬甫為校録成帙嘗以書南訛解見賞於琴川翁相國謂江徵君王光祿不得專美於前毘陵趙宮贊掌教蘇州紫陽書院得倬甫經説屏從枉訪因執贄門下投

契尤深致書旌德呂侍郎晉江陳侍御諸先達因游京師講求明堂溝洫輪輿輈車制度辨正大戴禮盛德篇史記封禪書金修撰榜禮箋婺源江氏戴氏程氏儀徵阮氏諸說旋就館皖南咸豐癸丑春粵匪東竄安慶江寧相繼失守遂歸里授徒戊午春疾卒嗚呼豐其學而嗇其遇又促其祿天乎何阨吾弟之甚也映江五十餘年頗幸父母俱存兄弟無故間有臆說疑義目之陳兩先生謝世惟倬甫是質乃癸丑先子棄養甫七年喪吾倬甫禍延先慈罔極之哀手足之痛倥傯填膺目秏頭童經此摧折當不久相從地下何暇復求學術也獨念

倬甫饌箸顧命攷辨兩卷清本已上趙宮贊師存稿不全周禮凡五種賓禮攷辨一卷攷工記輪輿輈車攷辨八卷匠人職攷辨四卷說文凡五種刊誤上下四卷原聲二卷會通一卷箋疏二卷又卷聲係圖說五卷未成雜著一卷曰甸稍縣都軍賦考遂之軍法如六鄉辨萬二千五百人為軍皆徒兵說萬二千五百家為鄉說關睢序釋其說間與先儒歧異而根據經文推闡祕奧允堪出正通儒所幸遺孤足任鈔寫因命次第別錄副本俟有暇日壽諸梨棗則後死者之責也嗚呼